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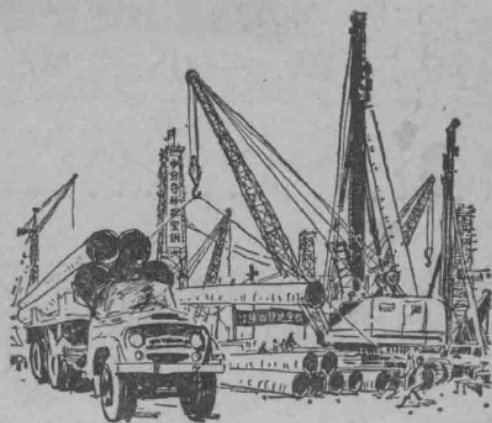
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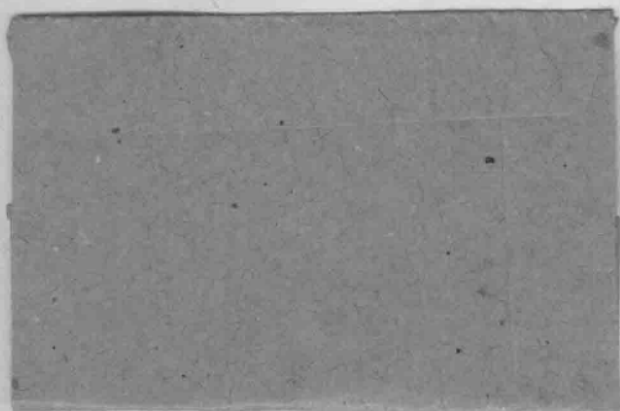
SHOU HUO

1979



收穫





收 獲

文学双月刊

1979年第1期(总第15期)

编 辑 收獲编辑委员会
上海巨鹿路675号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每卷单月25日出版

统一书号: 10078·3016

另售每册 0.95 元

一九七九年



复刊辞..... 4

长 篇 小 说

上海的早晨 (第三部·华三川插图).....周而复 155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大风歌 (贺友直插图).....陈白尘 6

瞬间 (盛毓安插图).....彭宁 何孔周 宋戈 68

短 篇 小 说

等待决定.....刘心武 112

诗 歌

严厉的爱.....郭小川 遗作 118



第 一 期

(总第十五期)

评 论

- 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茅盾 128
- 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荒煤 134

创 作 回 忆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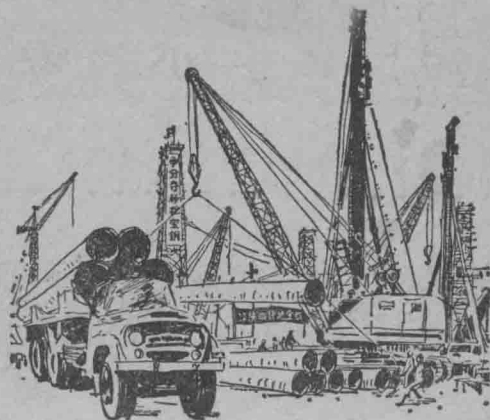
-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及其他·····巴金 55
-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遗作 61
-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沙汀 64

散 文 · 随 笔

- 三个《收获》·····罗荪 152

- 我最爱唱《东方红》·····周月明(插页)
- 封面设计·····任意(封面)
- 知心话(国画)·····刘文西(封二)
- 丙辰清明寄哀思(摄影)·····(封四)

收穫



一九七九年



复刊辞..... 4

长 篇 小 说

上海的早晨 (第三部·华三川插图).....周而复 155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大风歌 (贺友直插图).....陈白尘 6

瞬间 (盛毓安插图).....彭宁 何孔周 宋戈 68

短 篇 小 说

等待决定.....刘心武 112

诗 歌

严厉的爱.....郭小川 遗作 118



第 一 期

(总第十五期)

评 论

- 白居易及其同时代的诗人·····茅盾 128
- 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荒煤 134

创 作 回 忆 录

- 关于《春天里的秋天》及其他·····巴金 55
-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遗作 61
-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沙汀 64

散 文 · 随 笔

- 三个《收获》·····罗荪 152
- 我最爱唱《东方红》·····周月明(插页)
- 封面设计·····任意(封面)
- 知心话(国画)·····刘文西(封二)
- 丙辰清明寄哀思(摄影)·····(封四)

复 刊 辞

一九七八年在我们欢庆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喜悦声中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第三十年——一九七九年来到了。

这一九七九年将是抓纲治国大见成效的一年，将是我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年首，被万恶的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勒令”停刊了十三个年头的《收获》复刊，与同志们重新见面了。

《收获》作为我国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创刊于建国以后的第八年——一九五七年的七月。那时候，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引向昌盛繁荣。出现了文艺创作、文学研究和文艺评论日益活跃、丰富、多彩，大家心情舒畅，意气风发的新形势新局面。主要为长篇、中篇作品提供园地的《收获》便在这种新形势新局面下应运而生。创刊以后的《收获》，发表过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受到他们的喜爱和欢迎。由于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遭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从一九六〇年起《收获》曾一度休刊，而后又继续问世。不幸的是，正当我们的文学艺术进一步趋向繁荣，《收获》的内容日益丰富，以新兴的姿态昂首阔步的时候，竟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林彪、“四人帮”罪恶的黑手悍然扼杀，连向热情地支持它、关心它的作者们和喜爱它的读者们告别的机会也没有。

林彪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们是一伙奸诈险恶的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满足他们极权主义的贪欲，骑在亿万人民的头上，称王称霸称皇称帝，施用“顶峰论”、“大树特树”、“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一句顶一万句”等等假高举的障眼术，暗中埋藏杀机，对革命的忠良和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进行疯狂的杀戮、迫害、摧残、破坏，……他们捏造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在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客观事实，一口否定，从而把包括《收获》在内的全国和各省、市所有的几十种文艺刊物，一概诬为“黑线刊物”，一律予以

“砸烂”禁绝。他们企图毁灭革命，毁灭科学文化，毁灭艺术，搞现代封建迷信，把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人民，拖回到几十个世纪以前的黑暗、愚昧的时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大人民群众近三十年的生活实践，证明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的统治地位的十七年，是文学艺术事业趋向花团锦簇、收获丰盛的十七年。初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后改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收获》，同其他许多姐妹刊物一样，是红线引导下的革命文学刊物，曾经给予读者们以良好的影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了贡献。现在，当我们回顾以往的时候，我们抑制不住心的跳动。《收获》主编之一的章靳以同志，曾为《收获》的编辑、出版付出许多心血。不幸，他因病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与世长辞。原《收获》的副主编叶以群同志和魏金枝同志，都因深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先后含冤逝世。章靳以、叶以群、魏金枝同志生前为之尽心竭力的《收获》，在遭到扼杀停刊了十三年之后的今天，终又获得了新生，我们对他们能不深深怀念？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文学艺术，又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今日的世界。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在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之后，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新长征的康庄大道。文学艺术界的新老战士们，正在万马奔腾的大军行列中，勇敢前进。曾经给《收获》以大力支持、深切关怀的中国文坛的慧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奠基人郭沫若同志，卓有声誉的老作家老舍、赵树理、柳青、郭小川同志等，也因身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或患病不治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里，我们对他们的不幸逝世，敬致沉痛的哀悼。我们衷心庆幸，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老战士都还健在。他们有的两鬓斑斑，或者白发苍苍，却都斗志昂扬，在继续奋笔作战。他们中的好几位，为本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就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作品，这使我们深为感激而又受到鼓舞。更可喜的，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不过两年多的时间里，新人新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地涌现出来。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坛的希望所寄。我们十分高兴，在本刊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几位青年作者的颇能感人的好作品。

复刊以后的《收获》，仍为双月刊，它将继续肩负创刊之始的使命和责任，以较多的篇幅，发表长篇、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话剧剧本等，同时也以相当的篇幅发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回忆录、诗或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为广大读者们服务，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服务。这里，我们着重提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从政治上、思想上、文艺理论上，驳斥他们的谬论，清除他们散布的各种流毒，是我们文艺战线长期的斗争任务。《收获》也将发表一些战斗性的文艺理论和评论文章。

一九七九年的风和日丽的春天来到了，伟大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正生气勃勃，万物向荣。《收获》浸沉在明媚的大好春光里，在这个百花竞放的季节复刊，又是生逢盛世。它将不负人们的殷切期望，展现新的风貌，显示出新的生命力，载荷着丰盛的新的收获，迈步向前。

大风歌

(历史电影故事)

陈平

本篇及作者同名话剧本，均系根据汉代伟大历史家司马迁所著《史记》有关篇章，并参考班固所著《汉书》编撰。

—作者

第一卷

秦二世暴虐无道，民怨沸腾，陈胜、吴广揭竿起义，项羽、刘邦等等纷纷响应。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刘邦兵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除秦苛政，秦乃灭亡。其后又经五年楚汉战争，刘邦统一中国，即位为皇帝，建立汉朝，史称高皇帝。

刘邦即位后，平定内外叛乱，又经七年战争，才天下初定。为永固国家统一，乃与大臣杀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但皇后吕雉勾结羽党樊哙，欲杀害刘邦爱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进行叛乱。刘邦病中闻知大怒，乃召绛侯周勃、曲逆侯陈平受诏床下，令周勃为太尉代樊哙征伐卢绾，令

陈平即于军中斩杀樊哙。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四月，刘邦病重，吕雉强令他离开戚夫人，由未央宫迁居她所居之长乐宫中。

第一章

四月中旬。燕国北陲，长城脚下，牛羊遍野，风沙蔽天。

古道旁。周勃与陈平均身着戎装，殷殷道别。二人面色沉重，似有无限隐忧。周勃一拱手，陈平登上驷马车，车上悬着天子旌节。陈平车上一拱手，只听一声鞭响，驷马车启行。

周勃率领将士在道旁恭送。只见陈平乘车后面紧随着三辆车，载着斧钺旌旗。再后面百余骑兵，各跨弓持戟，中间夹着一辆囚车，浩浩荡荡向南奔去。大道上腾起一股烟尘。

陈平等押解樊哙囚车，不停地向南奔驰。从对面飞来一骑，急忙拨转马头，随车而行。骑上的侍从甲紧紧贴近车身。陈平侧身低声问道：“长安城中如何？”

侍从甲脸色阴沉：“皇上病重！……”

陈平向后边瞥了一眼，向御者做了一手势。御者猛抽一鞭，驯马车腾空而起，向南飞驰。从车、从骑搅起一团烟尘，滚滚向前。

大道旁麦田里一些农夫、农妇，惊惶地注视。一个老农捧着即将黄熟麦穗的手垂下了。一群狗从四方狂吠着向大道奔去。

在长安东郊。道旁麦黄了。农民在收割。

一位年逾五旬从沛县来的独臂老人，背着竹篓，由东而西，低头急趋，和一路人相撞。

老人急忙赔礼：“对不起。请教大叔，长安还有多远？”

路人向西一指：“那不是！”

在偏西的阳光下，巍峨的未央宫与长乐宫，已隐约可见。老人不禁欣喜起来：“那就是咱沛公住的？”

长乐宫西门。门前卫士持戟挺立，警卫森然。南军军士正列队入宫。

宫中传出齐唱的《大风歌》声，高亢雄浑。

一辆双马车及门而止，从车上跳下年约六十的曲周侯酈商。他面色严峻，急匆匆奔向宫门。四名卫士一字儿横戟拦阻。一个年青谒者向前施礼。

“酈商将军，何事入宫？”谒者问。

酈商厉声道：“有十万火急大事，求见辟阳侯审食其①！”

谒者迟疑道：“审侯不在……”

酈商愤然说：“他不在宫中，能在何处？”推开卫士长戟，向宫中走去。

谒者无奈，急前行引路。一面说：“酈将军请这边走。”

酈商随着谒者，绕过那前殿，向永寿殿走

去。只见一列列军士走向那列着十二个大铜人的前殿，在殿的四周布置哨位。一群宦官抬着大冰块也奔向前殿，跨上丹墀。在宦官们后边，一个女人——吕须在指挥着。而《大风歌》声正从前殿里飘传出来。酈商且行且看，面色更加阴沉。

大谒者张释从永寿殿西阶上飞奔而下，迎着酈商，意欲阻拦。谒者急忙禀报说：“酈将军一定要见审侯……”

张释急忙说：“他不……”

“他在永寿殿！”酈商打断他。“张卿，我酈商也曾任未央宫卫尉之职，你忘了不成？”

张释陪笑道：“辟阳侯审食其有要事在身！”

酈商厉声道：“我有十万火急大事，定要见他！”

在永寿殿之西堂中。审食其与酈商分宾主而坐，审食其察言观色，笑问道：“酈将军驾到，不知有何紧急大事？”

酈商板着脸，也试探地问：“叩问皇上龙体可曾康复？”

审食其暗暗吃惊，但脸上堆笑道：“龙体大愈，听！”

《大风歌》声又随风传来。

酈商又问道：“今日宫中为何戒备森严？”

审食其道：“皇上患病，不得不然！”

酈商又再逼问：“搬运大冰块又作何用？”

审食其又是一惊，笑道：“皇上素来怕热！”

“审侯，”酈商注视他说：“如今才是四月天气！”

审食其一时语塞。酈商不禁咽鸣起来，长跪而问：“听说皇上已驾崩三日，你还瞞我？”

审食其一跃而起：“噤声！这是谣言！”

酈商也站起身来说道：“皇后之侄吕禄，

① 食其：音弃(qì)基(jī)。

与小儿郾商是生死之交，吕禄所说会是谣言？”

在帷幔后窃听之张释，不禁失色。

只听郾商又说道：“外间还有传说：皇后秘不发丧，是准备杀尽开国元勋、文武大臣！”

吕雉长兄吕泽之子、郾侯吕台也过来侧耳倾听，与张释目语。

审食其的声音在问，“这又是……？”

郾商的声音：“吕禄所说：难道也是谣言？”

吕台顿足。

郾商又问审食其：“陈平、周勃受诏床下，令他等斩杀樊哙，所为何事？”

审食其断然否认：“说樊哙要谋杀赵王如意和戚夫人，阴谋造反，是恶人造谣！”

郾商说：“皇后偏在此时谋杀文武大臣，岂非证明确与樊哙同谋？高皇帝一统天下，岂不又将分裂……？”

审食其打断他：“将军何出此言？”

郾商不理他，继续说：“太尉周勃与陈平率二十万大军在外，灌婴将军还有十万大军驻守荥阳，朝中一旦有事，他等联络齐楚八国兵马，进攻关中，皇后岂不成千古罪人？……”

审食其急忙解释：“皇后断无此意！……”

永寿殿正殿中。

吕雉端坐殿中，双目瞪视，默无一语。吕台、张释侍立两旁，不敢作声，她突然离座而起，猛挥衣袖。张释一示意，两侧之宦官，宫女急步退去。

吕雉年近五十，但望之如四十许人。她大踏步在殿上来回急走。审食其蹑步由殿外上，张释向之轻轻摇头，审便垂手侍立。

吕雉突然止步，悻悻然说：“大事未成，消息透露！”一顿足，“无能！无能！”

吕台低声试探：“姑母，杀死郾商灭口！”

审食其看他一眼，未便开口。吕雉目视

二人，走开。

吕台又补充一句：“郾商的儿子郾寄也该杀！”

吕雉一回头，厉声道：“应该先杀吕禄！”

吕台突然下跪，诚惶诚恐地：“侄儿该死。未能教管吕禄兄弟！”

吕雉叹了一口气：“你父亲不幸早亡，你二叔又一病不起，我如失左右手！”她喝声：“起来！”

“谢皇后恩典！”吕台爬起来。

吕雉又安抚他：“吕氏子侄，除你而外，都庸碌无能！无能！无能！”说着走向殿外。

张释急忙上前搀扶，审食其、吕台也跟随而出。

吕雉立于丹墀，向前殿眺望，那边南军军士和运冰宦官还在熙来攘往，吕须正忙于指挥。吕雉眉头一皱，说声：“撤！”

张释应声：“是！”急趋下殿。

吕台不免怀疑：“姑母之意？……”

吕雉昂首向天，轻声一笑：“我要改弦更张！”

审食其不觉欣然说：“一着错，全盘输，应该悬崖勒马！皇后之见，圣明圣明！”

吕台对审食其反攻：“郾商是虚言恫吓。周勃、陈平、灌婴虽然手握重兵，但都在数千里外，焉能飞回长安？”

审食其看一眼吕后，说道：“皇后三天来计划周全，原想一网打尽。而如今消息透露，周勃、陈平等人还会自投罗网？”

“可是，”吕台转向吕后：“周勃、陈平不除，岂非养虎贻患？”

吕后冷笑一声：“他们比韩信、彭越还凶？既有养虎之胆，便有伏虎之才！”她转身进殿。审食其急忙上前搀扶。

吕雉归还宝座，她已完全平静下来，看一眼审食其说：“准备诏书！”

审食其立刻捧出象笏，取笔记录。

吕雉命令道：“即日为大行皇帝发丧，诏告天下。第二，令诸侯王以及在外将帅各守

疆土，不奉诏书不得前来长安！”

审食其连连点头，写着。

吕雉继续说：“要派专使阻拦陈平，令他前往荥阳！”

吕台又急忙问：“让陈平去荥阳，与灌婴同掌兵权？”

吕雉微微一笑说：“没有诏书，他也要去荥阳！”又对审食其说：“你与萧何相国商量办理！”

审食其搁笔，欣然拜辞说：“遵旨！”急趋出殿。

吕台见审食其出殿，才低声问：“扶吕灭刘大计，就此罢休？”

吕雉正色说：“如此安排，正是扶吕灭刘长久之计！你要好生磨炼，与审食其和衷共济，才能掌握朝廷大权！可懂？”

吕台欣然答应：“孩儿明白！”

吕雉又宣布命令道：“第一，立刻宣皇太子来长乐宫奔丧；第二，令全宫举哀，准备大殓；第三，宣廷尉左监侯封立刻来见！”

吕台立即书于象笏。然后拜辞下殿。

张释以漆盘捧汤上殿，向吕雉跪献：“皇后劳累，请进灵芝汤！”

吕雉立刻眉开眼笑：“好孩子，让小宦官送来就是！”

张释这个年青貌美的宦官立刻献媚说：“奴婢怎能放心？”举拳为她轻轻捶起背来。

吕雉感到舒适，便斜倚在张释身上。

审食其走进永寿殿，向吕雉轻声说：“启奏皇后：侯封在殿外候宣。”

吕雉向张释：“宣他进来。”又问审：“诏书发出未？”

审食其更靠近吕雉，说：“即刻发出。”又躬身哀求：“皇后开恩，酈商进宫，倒是……”

吕雉站起身，向审注视说：“既是你至交好友，且饶他一死！”

审食其立即准备下跪，口称：“叩谢皇后圣恩！”

吕雉以手制止笑道：“殿上无人，你何必装腔作势？……”

张释引侯封上殿，向吕雉跪禀：“侯封宣到！”

侯封远远跪下，高呼：“小臣侯封叩见皇后陛下！”

吕雉突然大怒，喝问：“酈商闯进长乐宫，你该当何罪？”

侯封叩头不已，连称：“小臣死罪！死罪！罪该万死！……”

吕雉又喝道：“从此以后，禁止酈商与大臣来往！如胆敢违抗，提你狗头来见！”

侯封又叩头道：“小臣遵旨！”

审食其不禁悚然。

吕雉指着侯封对审食其说：“让他到未央宫走一遭！”

侯封讨好说：“小臣刚从未央宫回来，戚夫人还不知道……”

吕雉脸色一沉，喝声：“废话！”转对审：“带他去办！”

张释一挥手，宦官、宫女从殿内急趋而出。他低声而温存地向吕雉说：“皇后，三天来太疲乏了，请回驾休息！”伸手去搀扶她。

吕雉回嗔作喜，跨出殿门，说道：“孩子，从此我更难休息！”

迎面一阵风来，《大风歌》声更加高昂。

吕雉仰首向天，对空挥手：“从此不许再唱《大风歌》！”

《大风歌》声传到长乐宫西门之前。

门前仍然警卫森然，但南军军士又列队退出宫来。那沛县独臂老人正向军士请求什么，军士推开他径自走去。老人紧抱着竹篓，遥望宫门，喃喃自语：“沛公，沛公！你不见咱？你不见咱了？……”

侯封引着小宦官二人，由宫内急步而出，对老人问：“你干吗？”

老人忙陪笑道：“咱是皇上乡亲，从沛县

赶来探病！”

侯封冷笑一声，说：“可惜来迟一步！”

老人竹篓堕地。

未央宫北阙——元武阙耸立于宫门之外，下方上圆，雄伟壮丽，有如两座高塔。

侯封率二宦官昂然直入。此时尚隐约听到《大风歌》声。

未央宫寝殿中，传出女声齐唱的《大风歌》声。

寝殿内，戚夫人正仗短剑率宫女八人歌舞《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戚夫人且歌且舞，而愁眉深锁，泫然欲泣。

戚夫人的侍儿鸣玉焦急地注视着她，乘着一曲方罢，与另一侍儿佩兰一同上前，将戚夫人扶出舞列，归就宝座。舞罢乐止，宫女散去。

戚夫人手抚短剑，侧耳倾听，长乐宫那边的《大风歌》声犹随风飘来。

鸣玉深情地安慰她：“夫人！保重！”

戚夫人仍然侧耳在听，目视鸣玉，徐徐反问：“皇上为何不让我前去侍宴？”

佩兰心直口快，怫然说：“是皇后呗！”

鸣玉以目止之。然后挥手令宫女退去。“夫人，”鸣玉说：“皇帝陛下在《大风歌》里为何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戚夫人回忆说：“皇上在沛县与父老饮酒作乐，想到汉朝一统江山无人承继，所以慷慨悲歌，怆然泪下！”

“为何说无人承继？”佩兰稚气地问：“皇上不是常说：赵王象我，赵王象我？”

戚夫人忽然容光焕发起来：“我儿如意英武果断，很象皇上！”但又一转念：“可因此有人便想谋害我母子！……”

“那是樊哙谋反。”佩兰说：“皇上不是派陈平、周勃前往燕国去了？”

戚夫人反问：“樊哙何人？是她妹夫！孩子！”

鸣玉急忙说：“正因如此，皇上才派绛侯周勃和曲逆侯陈平去捕斩樊哙，夫人何必多疑？”

戚夫人徐徐起立，向殿外远眺，不禁慨叹道：“曲逆侯陈平，他何时归来，何时归来？……”

陈平在车上手扶旌节，目视前方，向御者催促：“快！快！”

御者不断响鞭，车行如飞。后边车骑紧紧追赶，尘土飞扬。

戚夫人手扶玉石栏杆，眺望远方。

鸣玉安慰道：“燕国去长安远隔数千里，夫人！……”

戚夫人又转身向东，指长乐宫说：“长乐宫倒近在咫尺，而我和皇上仿佛远隔天涯！”

鸣玉更低声问：“听说皇上立下诏书，改立赵王为太子？”

戚夫人轻声说：“诏书藏在皇上贴身内衣里，要等陈平回朝。”

鸣玉欣然出了一口气，说：“夫人还何必忧虑？”

戚夫人黯然说：“皇上健在，我母子可以无忧。”她抚着那把短剑剑鞘哀愁地说：“可是万一……”她停了一下，又改口说：“当年随皇上东征西战，与项羽争天下。皇上赠我这短剑防身。我说，如遇敌人，我用它杀敌；如果不免，便杀身成仁！……”

“夫人！”鸣玉刚要说话。

《大风歌》声忽然嘎然而止。

戚夫人制止鸣玉，再侧耳倾听，已寂然无声。她不禁失声惊呼：“歌声为何中断？”

鸣玉不知所对。

突然狂风呼啸，雷鸣隐隐。梨花飞舞，落

英满阶。

佩兰从殿中奔出，为戚夫人披衣。

戚夫人仰视天空，天空乌云翻滚，她徐徐挥去披衣，缓缓下拜，高声祝祷：“苍天，苍天，保佑皇上龙体健康，福寿无疆！……”

鸣玉和佩兰也随同下跪，同声祝祷。

此时丧乐声起。一个宦官从未央宫前殿向后走去，手振木铎而呼：“皇帝驾崩，全宫举哀！”

侯封率二宦官匆匆奔上寝殿。

戚夫人从地上一跃而起，木然良久，突然大叫一声：“皇上！”晕厥过去。

木铎声和传呼声由近而远。

被安置在殿中宝座上的戚夫人悠悠醒来，鸣玉、佩兰正在抢救，宫女纷集。

戚夫人奋起惨叫：“苍天！皇帝！……”

侯封率二宦官昂然闯入殿中。

“戚夫人接诏！”侯封高声嚷叫。

戚夫人徐徐起立，怀疑地注视侯封。侯封面南而立，打开诏书，准备宣读。

戚夫人由鸣玉、佩兰搀扶着，面北而立，她犹豫不决，尚未下跪，侯封已急不可待地以诏书遮面，宣读起来：“皇帝诏曰：‘废戚夫人为奴隶，囚禁永巷！此诏。’”

戚夫人正拟下跪，纵身嚷道：“诏书是假！”

侯封一惊，虚弱地吆喝：“胡说！”

“这是伪造！我不接此诏！”戚夫人挺然而立，指令侯封：“出去！”

侯封冷然一笑道：“戚夫人，皇帝驾崩，皇后作主，由不得你！”向宦官吆喝：“动手！替她拨去头发，钳上铁钳，著上赭衣，拖进永巷！”

二宦官如狼似虎，扑上前去。

戚夫人凛然喝退宦官：“休得碰我！”转对佩兰：“取丧服来！让我为先皇帝服丧！”

佩兰急忙退入后殿。

戚夫人拔取头上发饰，一一掷之于地。

佩兰取来麻衣，与鸣玉披于戚夫人身。戚夫人抚二人之手，看她们一眼，然后转身，对侯封等喝声：“走！”昂然走向殿外。

第二章

长乐宫前殿一片素彩。殿前卫士、宦官持戟警卫，一律丧服。连十二铜人也披上素纱。

殿上丧乐大作。文武百官均着丧服，从殿上到殿下分左右两列，匍匐在地，齐声举哀。

前殿东堂中。吕雉端坐于宝座之上，审食其、吕台分立左右，张释在座侧为吕雉轻轻打扇，宦官，宫女侍立于后，也一律丧服。

丧乐与哀哭声混成一片。吕雉皱眉。

张释说：“皇太子哀伤不已，百官所以不敢退出。”

吕雉冷冷地：“那有如许眼泪？传皇太子！”

张释应声：“遵旨！”退向前殿。

吕雉转向审食其：“陈平没有消息？”

审食其愁闷地说：“专使至今未回。荥阳来人也未见陈平踪迹！”

“陈平他能飞上天去？”

陈平在铠甲外披上丧服，已换乘一匹白马，伏鞍狂奔。他焦急地注视前方，面色阴沉，隐有泪痕。

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由近侍宦官闾孺扶持着立于吕雉之前。

吕雉正在教训他：“你身为皇太子，整日价哭哭啼啼，全无丈夫气概，将来何以治理天下？”

刘盈拭泪答道：“父皇晏驾多日，诸侯王都未前来奔丧，所以皇儿悲痛难已，叩请母后恕罪！”

吕雉冷然说：“诸侯王守土有责，焉能随

意入朝？”

刘盈又拭泪说：“父皇所生八男一女，最钟爱者是姐姐鲁元公主和弟弟赵王如意，请求母后，让他二人先行入朝才是！”

吕雉突然变色，问：“赵王如意？”

“如意弟弟，”刘盈说：“和孩儿自幼相处，所以很是想念。”

吕雉假笑道：“既然如此，先宣如意入朝就是。”

刘盈急忙跪谢：“谢母后！”

吕雉又命令闾孺：“闾孺，太子即将即位，要掌管朝廷大事，叫他好好读书！”

闾孺下跪，口称：“遵旨！”即扶刘盈退下。

审食其奔上，急向吕雉低声说：“两路驿馆汇报，都未见陈平经过，甚是奇怪！”

吕雉沉思有顷说：“他能和周勃勾结一气？”严厉地：“再探！”

吕台又急忙问：“姑母，真个宣赵王如意入朝？”

吕雉冷笑道：“岂不更好？”

正殿上又传来妇女哭泣号叫之声。

吕雉皱眉，向吕台：“不许你三姑母胡闹！”

灵柩之侧，吕雉之妹吕须正在大哭大闹，吕产、吕禄、吕种、吕平围住劝解。

吕须拍着椁板号哭道：“皇上，姐夫！你好狠心！樊哙死得冤枉！樊哙冤枉呀！……”

吕台过来，拖开吕须，劝道：“三姑母，请安静！皇上驾崩，皇后很是悲伤！……”

吕须抹着眼泪鼻涕，怒问：“她死丈夫悲伤，我死丈夫活该？”

吕台劝慰吕须：“姑父冤枉自会水落石出，三姑母且省烦恼！……”

吕产拉吕种、吕禄、吕平到一边，窃窃私议：“皇后改变主意，你我吕氏兄弟，可永无出头之日了！”

吕种冷笑道：“皇后心思，你等不知？”

吕禄莽莽撞撞问他哥哥吕种：“是让我我

兄弟动手？”

吕产怂恿他：“兄弟，皇后喜欢你，你不出头，谁敢说话？”

吕种说：“如今就为三姑父报仇，先杀陈平、周勃！”

吕禄欣然说：“三姑母！我等兄弟为三姑父报仇，先杀陈平、周勃！”

吕产、吕种、吕平也围过来：“先杀陈平、周勃！”

吕须欣然起来，对吕台说：“这才是我好侄儿！”

吕台顿足说：“老弟们！休得胡闹！”

吕产劝吕台说：“大哥不必着急！你我可以先斩后奏！”

吕须抓住吕产：“好侄儿！先斩后奏！”

吕禄附和：“先斩后奏！”

吕雉突然出现，诸吕兄弟肃立迎接。

吕雉扫视众人，默视良久。

“禄儿！”吕雉突然叫。

吕禄上前一步，欣然叫声：“姑母！”

吕雉板脸喝声：“吕禄！”

吕禄战栗起来，不由双膝跪下：“皇后！”

吕雉又柔声问道：“你可认识酈商儿子？”

吕禄舒了一口气，欣然答道：“他叫酈寄，是侄儿至交好友……”

吕雉又厉声问：“是你对他言讲，我要杀害满朝文武大臣？”

吕禄突然瘫软，叩头不已：“侄儿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吕雉大怒：“你胆敢捏造谣言？”对吕台：“推出斩首！”

吕台双膝下跪，叩头哀求：“皇后开恩！吕禄年幼无知，是侄儿教导无方！”

诸吕兄弟早也跪下哀求：“皇后开恩！皇后开恩！……”

“你们吕氏兄弟想要造反？”吕雉一一看着他们：“是欺负皇太子年幼？还是欺我年老无能？”

吕须坐立不安，只好挺身而出：“皇后不